

◎现场

# 瑞安的面相

□邵丽

我认识一个地方，往往不是从景物，而是从人开始。认识瑞安是从女孩子开始的。

出了瑞安高铁站就看见小雅，小小的脸，小小的身量，除了眼睛大，处处娇小。小小的人儿却开着一辆大车，彰显着他们这代人对现实的操控感。她说，白色的大宝马是她刚买的婚车。这姑娘外向，一上车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她说：“瑞安有很漂亮很漂亮的山，有多漂亮，反正看了才知道。瑞安有飞云江，不太宽，但很长很长，源头在哪呢？不知道。流入什么海？不知道。”说完自己就云雀一般地脆笑。车外一声响动，她也是咿咿呀呀地喊起来，不惊惧，也不烦躁，依然是一串悠扬。和她在一起，心里脸上都时刻会堆满笑，她的欢乐点燃人呢。

随后不久，车行至目的地，在一大群人里，一眼就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子，高个，肤白貌美。她的丰腴姿态，让人想到嵌在历史光阴里的某个人物，比如杨玉环。这样丰腴的美丽女子，让人再不想去减肥。美总得有另外的样子，亦坚韧，亦沉着，不疾不徐。瑞安的女子会穿戴，街上随便瞅见一个，总觉得哪哪都得体。瑞安是我记忆之中女子穿阔腿裙裤好看的地方，是那种麻料的质地。比如，乳白的半短肥裤子，配墨绿的紧身小上衣（同样是棉麻布料），迎面走来，翩若惊鸿。瑞安的女子好像个个爱穿高跟鞋，丰乳肥臀，细腰扭得极好看。有人说，看一个城市的繁华，白天看女装，晚上看灯光。灯光我没注意，女装是看了个饱。瑞安的女子，从垂髻稚童，到花甲妇女，个个经得起打量。

瑞安是浙江温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，紧靠着温州。瑞安人说，瑞安这座千年古城，自古就是温州一带的文化中心。瑞安人说这话，端的不是夜郎自大。那天我们看南戏《琵琶记》，听着却分明是越剧。这出戏的扮相和唱腔美到让人想大哭一场，好久不曾这般感动。戏词自然是一句听不懂，单是听腔调，已听得热浪一波一波地从腔子里往上翻涌。南戏便起源于瑞安，是越剧的前身。

据史料记载，《琵琶记》是瑞安人高明的倾世之作。高明自号菜根道人，现在被誉为世界文化名人。他既是戏剧大家，又精工诗、词、书法。他的这部《琵琶记》被尊为“曲祖”“南剧之首”“百戏之王”。

高明是元朝进士，曾为官数十载，官当得不大，估计亦不十分得意。至于后人评述他“为官清廉，不畏权势，敢忤上司，刚正不阿，经常与佞臣对持不……”由今观古，也未必尽是溢美之词。总之他仕途不顺心，终至弃官。这一弃算是走对了道路，从此世间少了一个籍籍无名、四处碰壁的小



浙江瑞安玉海楼屋顶石雕

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

官吏，多了一个戏剧大家。他在宁波瑞光堂隐居三年，写下这部《琵琶记》。

《琵琶记》讲述的是东汉名人蔡伯喈与妻子赵五娘的故事。蔡伯喈被其父逼迫赴京应试。中状元后，当朝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。他辞婚、辞官均不获准，被逼入赘相府。时家乡遭饥荒，赵五娘卖发换取粮侍奉公婆，后公婆气饿致死。五娘裙抱土筑坟葬亲后，身背琵琶，靠一路卖唱上京寻夫，在庵庙与丞相之女相会相知，最后夫妻团圆，庐墓一门受旌表。此剧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理念创作诗文，形成具有个性却又符合儒家“温柔敦厚”的人世思想，也有“真乐在田园，何必当今公与侯”的避世思想，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儒道之间游移徘徊的个性特征。

我在心兰书社静静地喝了一杯茶。与周遭古朴沉潜的环境比起来，茶汤略显平淡了些，压不住这厚重。这座小小的中西合璧的方形建筑竟是建于清代，是中国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公共图书馆。是第一，不是之一。闻听此言，我很惊讶。刚才还想抱怨茶水太淡了，立时肃然噤声。也难怪，这冲泡了百年之久的汤水，香气理应淡雅平和，不露声色。

书社四门洞开，有几人静静地坐在桌前阅读。自清代至今，铁打的书院流水的读者，一代一代的瑞安人在这里通过书本打探世界，然后走向四面八方。

心兰书社是省级文保单位，在相距不远的一条街道还有一座院落，玉海楼。玉海楼是浙江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，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。古色古香的玉海楼气派要比心兰书社大多了，雕梁画栋，绿荫蔽天。随行的人说，心兰书社是平民书院，是以许启运、金鸣昌为代表的十几个书生众筹资金盖房置地，用土地经营收入维持书院的日常之需。而玉海楼却出自大户人家，是清光年间太仆寺卿孙农言及其子孙治让所建。孙氏父子因慕南宋王应麟博览群书，遂以其巨著《玉海》为楼名，以示藏书“若玉之珍贵，若海之浩瀚”。

玉海楼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，置身于多人合抱粗的千年古榕树旁，甚是庄严敦厚。它集藏书功能、浙江民居特色和私家园林风范于一体，整组建筑屋脊、瓦、门窗、地面、台基等极具地方特色，尽显浙江官宦宅地风貌，蕴涵了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
无独有偶，心兰书社是中国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公共图书馆，位于玉海楼对面的利济医学堂则是中

国第一所采用欧美办学制度和方法创办的中医学校。利济医学堂旧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，现辟为利济医学堂博物馆，是瑞安另一座具有独特历史内涵的文化地标。瑞安还有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展示馆，是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最好的实物证明。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列入“世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行笔至此，我不禁惴惴然。浸染在四面八方厚重的文化气息，已经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了。瑞安的文化遗产还有多少个第一？而且，说了这么半天，我还不曾说起小雅提及的那些“很漂亮很漂亮的山”和“很长很长”的飞云江。瑞安的风景，也确实值得一说。瑞安有山，较之北方的山，它如灵秀的南方女子，翠绿碧透。山中奇峰环绕，峡谷相连，树木茂盛。瑞安更有水，有江面阔大的飞云江。小雅不曾明白它的源头和归宿，我们也到底没弄明白。但当我们看到美丽的飞云江在瑞安的城市中心神态安详地迤逦穿过，还是被它摄人心魄的美震撼了。

有人说，飞云江是瑞安的一件衣裳，我觉得它更像瑞安衣裳上的一条玉带。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到瑞安来，希望能把瑞安诉诸笔端，给瑞安添一件新衣裳。是的，瑞安有多重面相，也需要更多的衣裳。外面的人来了，只需量体裁衣，便可让瑞安美丽加身，因为瑞安就这充实饱满地立着，不需浓墨重彩便可锦上添花。似乎全国每天都在制造城市的文化景观，但很多地方的景观体质是虚弱的，没有多少人气。人气的关键是人，然后才是气。人得先立得住，才会有浩然之气。你不知道人是什么样子，做出的衣裳肯定是迟疑的、试探的、终归不合身的。瑞安是一位信心满满的老人，身心舒泰地伫立在这里，你能看得清他的体貌，摸得到他的前世今生，亘古千年，他依然健朗地活着，处处让你欢喜让你感动。

离开瑞安，送行的司机是一个老实的瑞安小伙。在路上，他认真地问我，你是郑州的，你们郑州可有我们这个城市大？

对于他的问题，我差点笑岔了气。郑州毕竟是个超千万人的省会呀！笑过之后，我却莫名地烦恼沉重。郑州与瑞安比起来，体量自然要大很多倍。可是我身为一个郑州人，当我穿过一环套一环的城市道路走回家的时候，扪心自问，郑州可真有人家那个城市大？

这一年，我已经工作了。恰逢我回家过年，年后没几天，他们动手了。按照节气，春天已然来临，但苦楝树还没开花呢。忙碌的人们，不会等一棵树开花。

我看到，苦楝树被砍倒了。枝桠一根一根断在路边，那些还来不及开的花，不知道能开到什么地方。竹林也整片被砍掉了，枯枝败叶填满旁边的小水沟。

王家亲戚要盖的新房，是钢筋混凝土的。最近七八年，村里盖的新房，几乎全是混凝土的。新房快盖好时，盖房的男人病倒了。

我从未见过他，是听母亲说他的事。说他只是略微有些不舒服，去县医院看了，又去市医院看了，都说，回家吧。也就回家了。家里还瞒着，说没事的，吃几副药就好了。盖房子的工人们，紧赶慢赶，想要早些盖好房子。不想，只过得三五天，男人病势沉重，再也瞒不过去了。男人反复对来看他的人说，我不甘心啊，我不甘心啊。

一年后，我再次回到老家时，见到的是一幢新的小楼，一道新的院墙。我随爸妈去串门，看到堂屋供桌上放着相框，相框里的男人很陌生。

男人的妻子，看我朝屋里看，忍不住又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老太太有两个孙子，在院子里打闹。孩子们的声音格外响亮，显出院子的空旷，似乎也显出院子的崭新。院子的地面是光滑的水泥地。许多年前，王家小儿子结婚那晚，我脚下所踩的应该是泥地吧？我竟想不起来了。

我抬起头看。又是一年春天了，大风吹动，漫天彤云飞驰。

这小小院子里这么多年的变化，是我曾经设想得到的么？这院子的主人，想到过这些么？他们自然会悬想未来的，会想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子，什么时候盖房……可这些往往是作不得数的。生死两件大事，皆是我们难以预想的。生死尚且未卜，又怎能言及其他？时间恍如一场大风，吹得人间万物凌乱不堪，又让它们循着各自的轨道前行。

我在小说里写过这样的大风。27岁生日那晚，我和朋友打完电话，心中忽动，在3个小时内，完成了一部短篇小说，叫做《骤风》。这在我的写作史上，是最为迅捷的一次了，恰如其题目，骤风。两个孩子，一对母子，还有一个手捧鲜花的“我”。“我”旁观了两个孩子和一对母子在一场比赛中的相遇和分散，“我”初看置身于骤风之外，其实置身在另一场骤风之中。这正如我站在苦楝树下，旁观王家院子二三十年来的变迁。

一场又一场骤风，将我们从此刻吹向未来。我们是如此的身不由己，如此地“不能念长久”。“我不知道风，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”……

# 大风歌

□甫跃辉



我家后院边，有好多片竹林，其中一片竹林边上，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。苦楝树粗壮的主干直直地朝上生长，直到高过竹林，快两层楼那么高了，才伸展开枝桠。那枝桠，几乎要探到小路对面的王家的屋顶。每到春天，苦楝树开花，五瓣的紫色花朵缀满枝头，细细密密的，蓬蓬勃勃的，轻轻晃动着，几乎遮没了叶子。

春天里大风吹，吹得竹林呜呜呜响，竹林俯仰，枯叶满天飞。这不像是春天来了，倒像是冬天回来了。但细细一看，纷飞的干枯竹叶里，夹杂着一些小小的紫色花朵，旋转着，降落伞似的，悠悠忽忽落下，细碎的星子般，铺满整个后院。

后院起初是泥地，后来变成水泥地。几年以后，水泥地开裂，裂口处长出牛筋草和葎草。杂草疯长，我们到后院少了。又过些时候，水泥地荡然无存，又回复了泥地……不知道如此反复了多少次。院墙也如此，起初是土坯墙，墙上有瓦。土墙倾圮后，修了空心砖矮墙。不知多久，砖墙开裂，裂缝处长出绿绿的臭灵丹（翼齿六棱菊），眼见就要倒伏。不记得多久以后，家里又修了新的院墙……院子变化着，正如大风吹动季节的变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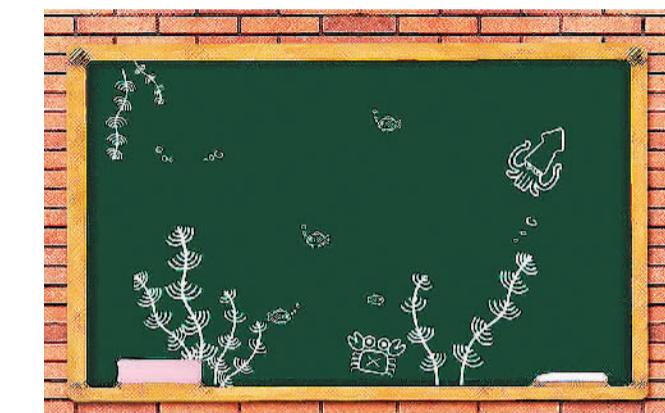
变动得厉害的，又何止我家这小小的后院。和我家后院隔一条村道的，是王家的院子。竹林和苦楝树都是他家的。

这一年，王家的大儿子结婚了，分家后，搬出过另。过两年，王家的小儿子结婚了。王家小伙子虽比我大十多岁，但经常和我在一块儿玩耍。猛然听说他要结婚了，总觉得什么变了。王家哥哥结

黑板是一座桥，是一座架设在师生之间的知识之桥。

作为一名教师，注定与黑板有着不解之缘。回首自己从教的36年，在见证黑板变迁的过程中，深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教育事业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1982年8月底，我怀着新奇憧憬的心情到一所农村中学报到。在当时这是一所“标配”的乡村中学，校园面积小、班级小、教职工宿舍小。9月1日清晨，我早早地来到教室进行清扫。打开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老鼠成群吱吱地挤进地洞，课桌桌面上泛着一层绿毛，每个墙角都布满了蜘蛛网。清扫完教室后我提水擦洗黑板，那是一块名副其实的“黑板”，几块木板拼在一起靠在H型木支架上，可以随意搬动，但面积不大，教师一节课下来要擦好几次才够用。



开学不久，我和学生们都伤痕累累：一者，砖瓦结构的教室经过暑期雨季之后因太阳暴晒，屋顶上常常掉下毛刺子虫，只要接触皮肤旋即引起肿痒。二者，那时睡的都是稻草铺垫的木床，容易滋生虱子，我和学生们被虱子“亲热”之后浑身疙瘩，身上都抓烂了。教室漏雨又漏风，窗户没有玻璃，一到冬天老师和学生个个冻得瑟瑟发抖，只能买些尼龙薄膜贴在上面挡风。

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情景我铭心刻骨。虽是师生，但我们年龄相若。50张笑脸，陌生而又熟悉。一提问，一只只手“唰”地举起，明亮的眼珠转动着争相回答。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轮明月，心里“扑通扑通”乱跳，生怕点不亮那一块块期盼亮光的地方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何谓师之神圣。因此，我努力备课，反复试讲，批改作业，一丝不苟。我深入到学生中间，同他们打成一片，谈天说地，讨论问题，唱歌、打球，建立起深厚的感情。

连续送走三届毕业生。1985年，省政府下发通知，中小学应实现“校校无危房，班班有教室，人人有木制课桌凳”的“一无两有”。接连几年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学校的投入，各中小学砌起了围墙，铺了水泥地，树起了旗杆。教室里换上了水泥黑板。这种黑板是用细砂和水泥均匀搅拌后刷在白墙上，再涂以黑漆制成，较之木质黑板不易损坏，也更光滑，方便老师写字。可黑板太光滑了也有弊端，写字时粉笔经常会“吱吱”叫，分散同学们的注意力，而且坐在前几排左右两边的同学常常因为黑板反光而看不清板书。

1993年，一种墨绿色的金属黑板替代了水泥黑板。墨绿色的黑板，庄重大方，结实耐用，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视力。出示挂图时，只要将几个磁钉压在挂图四角，贴在黑板上，再也不用手举着挂图了。时至今日，我还记得第一次使用金属黑板写字所感到的快意，手感流畅，写字不滑，字迹清晰漂亮。特别是画黑板画，表现力极强，人物风景栩栩如生。使用这样的黑板，我觉得教书就是一种快乐，一种享受。不过其时“以教代学”的教学方法饱受诟病，教师僭越了教学本质规律，扮演权威的代言人，沦为教科书的附庸。

时隔不久，老师上课不再是靠一支粉笔打天下了。学校拉回了一批市里配发的幻灯投影设备，黑板变成了白布（投影幕）。老师们课前把要讲的内容、练习的习题写在胶片上，上课时通过投影仪投射到屏幕上，省时、干净又方便。

1997年冬季，“普九”验收，“最好的楼房是校舍”。我和我的学生乔迁新校舍：一栋栋气派的楼房，宽阔的柏油路，硬化的操场，学校成了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。与之同步的是“以教带学”观念的推进，既强调教，又重视学，教学领先，学归于教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的指针走到2005年，学校配备了升降活动黑板。整体由两块或四块长方形黑板组合而成，可以通过运动系统上下移动，交叉使用，轻松、方便，而且增加了有效使用空间，完整保留了整节课的教学重点。理科课堂解题演示量大，这种黑板可以增加几倍演示书写量。世纪之交的10年，是教学展示工具飞速发展的10年，教学观念和方法也有很大改进，强调以教促学，变教为学。

2010年，新教学楼落成，学校添置了多媒体教学设备，老师们把制作好的课件储存在电脑、U盘上。课件内容图文并茂，有音有影，键盘一敲，远古的传说、未来的蓝图展现荧屏；鼠标一点，风雨雷电、名山大川尽收眼底。

2013年，多媒体教学设备升级成液晶触摸一体机，黑板的面积缩小了一半，老师可以用手指直接在液晶屏上写板书，代替了传统的粉笔。在液晶触摸屏上的每一页板书都能保存下来，复习时可以往前翻页，找之前写下的板书。人性化的新型“黑板”，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了便利。老师上课可以空着手去，打开电脑、投影仪，裤兜里掏出U盘插上，手拿遥控器和电子书写笔。无论在教室任何角落，一按遥控器，电子白板上的课件页面自然跳转。想要书写、勾画重点，用电子书写笔在白板上随意挥洒。课外辅导方式也悄然变化了，学生在家里就可以给老师发邮件、微信，向老师请教问题。

我工作的第一站有“三小”，今天我所在的学校亦有“三小”：除了运动场，还建有小广场；除了图书馆，还专设师悦小书房；除了名师报告厅，还另辟心理咨询小屋。这“学校三小”作用可不小。小广场跳出了大健康，小书房读出了大天地，小咨询屋讲出了大道理。

从17岁到如今，伴随着黑板从小到大、从黑到白、从幻灯片到多媒体，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。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发生了超出我们想象的变化。基础教育实现了从“没学上”到“有学上”再到“上好学”的跨越，黑板的变迁折射出学生的读书环境和生活环境已经走向人性化、舒适化。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，让孩子们插上知识的翅膀，去探索世界的奥秘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

□段伟

# 黑板

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